

略说仇英《仙山楼阁图》

◆ 汤哲明

明四大家中,仇英年齿最小、出身最微、资历最浅、学养最低,名声人望与先后领袖江南画苑的沈周、文征明无法比肩,风流倜傥也远不如桃花庵里的唐伯虎,他所以能跻身于四大家之列,全凭其卓越的绘画技艺。

在仇英的时代,受人尊敬的画家必然同时拥有另一个身份——文人,因为中国绘画发展到明代,不再单纯地注重技艺,而更加追求画外的意境与趣味,这意境与趣味正是通过文人最擅长的书法与诗文实现的。所以,如果文采风流而略通画理,便不失为“游于艺”的文人画家;如果画艺精湛而拙于诗书,则未免“匠人”之讥。仇英初为漆工,是标标准准的“匠人”,后来虽与一众著名的文人画家、鉴藏家交往还,却始终不改行家本色。他于绘画上的功夫之深厚、技艺之精渴,不仅高出当时的同侪,就是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,加上其享寿不长,盛年辞世,传世作品既少且精,因此仇英画在历代藏家眼中都被视为拱璧。

这张张大千旧藏仇英《仙山楼阁图》轴景象开阔,气魄宏大。画面层次分明,前景开阔的水面上陵陀半露,长松耸立,虬枝苍苍;中景山壁开合处云雾缭绕,仙宫重重隐现其中,但见玉阶黛瓦,粉墙朱栏,庭前碧树,阶下仙鹤,其中人物或手谈、或抱琴、或高坐,真可谓神仙中人;远景危峰直上,青山隐隐,渐远渐消。画上篆书款:“仙山楼阁。嘉靖庚戌三月仇英父定制”,下钤“十洲”朱文葫芦印及“仇英之印”白文方印,都是仇英常用的印章。嘉靖庚戌为公元1550年,距仇英离世只有两年时间,属于他的晚年作品。

可能是明代中期崇道之风盛行,仇英作品中类似的仙山仙境图有不少,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《仙山楼阁图》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《桃源仙境图》、故宫博物院藏的《玉洞仙源图》等等。尤其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《仙山楼阁图》,不仅名称相同,其构图、布景、用笔、设色、钤印也非常相近。对比两张作品,同样是近处松树、中间楼阁、远景群山,其松树听硬硬的用笔以及表现山石的小斧劈皴法如出一辙,设色也是赭石打底,上罩青绿,只是台北故宫的那张较为厚重,而此幅较为清淡。而苔点的布置、云雾的勾勒,以及远山渲染的画法,也不尽相同。至于用印,则完全一样,都是“十洲”朱文葫芦印在前,“仇英之印”白文方印在后,应是相同的二印。台北本《仙山楼阁图》上作者只以楷书署穷款,画幅上方有陆师道所书《仙山赋》一篇,时间是“嘉靖庚戌春二月”,整幅作品书画皆极为工整,可能是应人所请而作,书题的时间不会与绘画相去太久,仇英作画应该也是在庚戌年一、二月份的时候,比这张《仙山楼阁图》只早画了一、两个月的时间。由于相对更加注重笔墨情趣,中国古代画家经常参照同一稿本作数张作品,尤其是一些精致繁复的作品,往往稍加变化就可以成为几张不同的作品。从表现手法、画面构成以及创



作时间看来,这张新面世的《仙山楼阁图》有可能就和台北本所用的是同一个稿本。仇英作品中有明确纪年的极少,这张纪年“嘉靖庚戌”的作品出现不仅可以反证台北本《仙山楼阁图》的创作时间,而且对于仇英晚年绘画风格的认定也有重要的意义。

仇英于绘画六法精通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皆擅,尤其以人物中之仕女、山水中之青绿为世人所重。这张《仙山楼阁图》正是仇氏典型的青绿山水。仇英的山水画,继承的是南宋整饬精工之“院体”风格,此画山石硬朗峭利,笔法上以李唐、刘松年的小斧劈皴为主,相比仇英一些完全临古的作品,笔意显得较为随意疏简。近景处的几棵松树,枝干多节而虬曲,骨意嶙峋,颇有几分马远、夏圭的趣味。远景的山峦不作皴笔,直接以墨色及花青渲染而成,这正是南宋院体山水的一个特色,仇英在他的青绿山水中也多有沿用。文人山水多重画外之意,追求笔墨情趣,于物象多不甚留意,因此山水中的屋宇楼观多只逸笔草草,取其意到。而仇英则不然,山水中作极精工之界画楼阁,堪称是其一绝,如故宫博物院藏《临溪水阁图》、《临萧照瑞应图》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汉宫春晓图》等等。此图仇英自题名为“仙山楼阁”,可见楼阁与山水并重,也是画面中极重要的元素。楼阁在画面中景处,山脚与山腰各有一处,以石桥石阶相连,其重重屋宇,鳞次栉比,大至廊柱庭台,小至桌椅摆设,都以谨细精工的线条一一画出,真可谓巨细无遗,锱铢尽显。不过界面一道,难在精准细腻,但最高境界却不是只有精准细腻,只有使线条既精工又有生气,使描绘的物象既细腻又不刻板,才能化无情为有情,在精工细腻之外显示出闲情逸致。这张《仙山楼阁图》中的宫观便是如此,形制古雅,赋色清淡,真有一派出尘的仙家气派,这种气质却是仇英濡染了当时吴门画派的儒雅气息,令他的界画也有了脱俗的意境。不仅官观的色彩质朴清淡,整张《仙山楼阁图》图的设色也是以淡雅为主。仇英的青绿山水取法赵伯驹,董其昌说他是“赵伯驹后身,即文、沈亦未尽其法”,所谓的文(征

明)沈(周)未尽其法,指的是其设重色的青绿山水,而类似于这张《仙山楼阁图》的、带有文人气息的设色方式则恰恰是受到文、沈,尤其是文征明的影响。继承两宋“院体”绘画的高超技艺,同时汲取文人画的秀雅气息,这正是仇英画雅俗共赏、广受喜爱的原因。

这张《仙山楼阁图》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张善孖、张大千昆仲宝藏之物。卷轴外有张大千书签条:“十洲仙山楼阁真迹,人间至宝,大千供养”;图上钤有张善孖的“善孖心赏”、张大千的“大千好梦”、“迟秋蓂”、“别时容易”、“球国宝骨肉情”、“藏之大千”、“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”、“不负古人告后人”等诸多收藏印章,可以看出,张氏兄弟,尤其是张大千对这张作品何等珍爱。张大千的收藏用印极为考究,不同的作品用不同的印章,不同的印章有不同的含义,而越喜爱的藏品上所钤的印也越多。“藏之大千”与“不负古人告后人”二印用的较多,是张大千收藏的古书画上常见的,前者是一般的收藏印,后者则可见张氏于收藏一道过人的气魄与使命感。“大千好梦”是张大千不太常用的印章,在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品上都有钤用,而加盖“大千好梦”印的都是一些珍品,例如一些八大山人的作品,以及元倪瓒的《墨竹》、明吴伟的《武陵春》等。“迟秋蓂”是张大千为纪念李秋君而镌刻的印章,平时用的很少,只有在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和藏品上才钤用。“球国宝骨肉情”印文取自陆游诗“天球与河图,千古所共秘”,寓意珍贵,专门钤于其心爱的古书画之上。“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”印是张大千专为购得五代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而请人镌刻,除了此画,大风堂中最著名的藏品如董源《潇湘图》、黄庭坚行书《赠张大同》卷上都钤有此印。《仙山楼阁图》图上有这么多收藏印,可见张氏对此宝爱有加。

张大千收藏之富之精,正如他的另一枚收藏印所刻的堪称“敌国之富”,而他比之一般收藏家更高明的地方在于,他不仅度集,而且研究、借鉴,最终为我所用,由此,他才是博古开今的大画家和独具只眼的赏鉴家。仇英的作品虽少,张大千亦曾收藏过数张,其中最知名的是其曾经临摹过的《沧浪渔笛图》。《沧浪渔笛图》是仇英仿制“院体”风格的山水画,画面整饬而工细,山石主要以小斧劈皴来表现,用笔尖锐而细劲,落笔重而收笔轻,笔致顿挫明显而富有节奏感,与《仙山楼阁图》中山石的用笔相类似,只是相比之下《沧浪渔笛图》显得更加严谨密致,因此“院体”风格更加浓重,而《仙山楼阁图》则较为疏放简括,程式化的意味更多一些,因此“院体”风格中更有一重文人画的气息。此外,《沧浪渔笛图》图中近景处的夹叶树与《仙山楼阁图》中景宫殿前的几株夹叶树造型笔法也相类似,画中建物的用笔亦如此。

张大千收藏仇英、临摹仇英,对仇英的艺术有深刻的认识,他曾在自题仿仇英画时说:“十洲画,人第赏其工笔者,不知其意笔实远过之。予旧收其八尺堂轴《老姬乞书图》,神妙真欲令刘、李失色,何论戴文进、吴小仙辈。”说的虽然是人物画,亦可旁及山水,足见其对仇氏之工笔意笔都有很高的评价,而这幅张大千旧藏仇英《仙山楼阁图》既有工整处,又有写意处,正是大千属意之作,也是难得一见的仇英精品。

经笔者爬梳若干题跋目录后,略述其人其事如下。

这位“孙峰”姓蔡,生卒年未能详考,约为清代中后期人。据孙毓修在明钞本《太和正音谱》跋文中记,蔡氏世居无锡北乡张塘桥,雅好鉴藏,时值汪士钟芸芸精舍书散出,其精华大都为杨氏海源阁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有力者收去,但蔡氏不惜倾囊购书,也得到不少佳本,度藏渐成规模。其藏书的主力,从今传各种有蔡氏印鉴的善本书上看,共有两人,似是兄弟:一名蔡廷相,一名蔡廷楨,而“孙峰”必是他俩中一人的别字。但因笔者所见材料有限,两人的行第和这个别字的归属尚不能确考。从作者抄录的蔡氏跋文看,蔡氏不仅仅是藏书,而且还补书、校书。可惜的是,他们辛苦聚书,后人却不能典守,其藏书在光绪初年陆续被后人散卖殆尽了,其中善本多为陆心源皕宋楼所得。蔡氏兄弟又未能得登高第(孙毓修跋称“为诸生”),应该也没有做过什么官,于是姓名也慢慢湮没,逐渐不为人所知了。

现在国内外善本书中,可以确知为蔡氏旧藏的,据笔者所见,有以下若干种(以四部为序):

- 1.《郑氏周易》(上海图书馆藏),汉郑玄撰,宋王应麟辑,清惠栋增补稿本。此即《雅雨堂丛书》据刻底本,有蔡孙峰跋。
- 2.影宋钞本《新修龙龕手鑑》(台湾“国立”中央图书馆藏),辽释行均撰。据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钤有“金匱蔡氏醉经軒收藏”、“蔡廷相藏”、“廷相”、“伯卿甫”、“蔡印廷楨”、“济阳蔡氏图书”等印。
- 3.《乙巳占》(陆心源旧藏)。据陆氏刻《十万卷楼丛书》本《乙巳占》序言,皕宋楼藏《乙巳占》系陆氏门人借蔡氏藏本抄得,再由抄本据以上木,故蔡氏当藏有一《乙巳占》原本。
- 4.北宋本《李太白文集》(皕宋楼旧藏,今归日本静嘉堂文库)。据严绍璜先生《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》中《在静嘉堂文库访“国宝”》一文提到,此本“卷第一《草堂集序》页有藏书印章十五枚,其中可辨认者有王果、徐乾学、黄丕烈、汪士钟、王文琛、钱应庚、蔡廷楨等名家”。
- 5.明抄本《元氏长庆集》(景贤旧藏)。据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有“汪闳源印”、“金匱蔡氏醉经軒收藏”、“蔡廷楨印”、“廷相”、“伯卿甫”,并有钱谦益题跋。
- 6.宋本《新刊剑南诗稿》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),宋陆游撰。据傅增湘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,有宋本、蔡廷楨、蔡廷相、汪士钟诸家印鉴。
- 7.清初抄本《松雪斋文集》(大连图书馆藏),元赵孟頫撰。有蔡孙峰批校题识。
- 8.影钞洪武刊本《太和正音谱》(八千卷楼旧藏)。据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,此书为汪士钟旧藏,后归蔡氏,钤有“梁溪蔡氏”、“蔡廷楨印”、“伯卿一字孙峰”等印鉴。1920年商务印书馆以此为底本,影印收入《涵芬楼秘笈》中,流传极广,成为《太和正音谱》研究的基础文献。《秘笈》本后有孙毓修作跋文,述蔡氏行事颇详,上文笔者对蔡孙峰的介绍,其材料即多来源于孙跋。

对于蔡氏的藏书及其流散,孙毓修先生曾感叹:“辛勤一世,而名字翳如。”到了今天,即如村上哲见这样的词学巨擘,也不清楚其姓字和生平了。现经笔者搜罗考察,其生平和藏书眉目稍清,虽仍不能确考这位“孙峰”是蔡氏兄弟中的哪一人,但至少已把范围缩小到他们兄弟二人。



村上哲见《宋词研究》中译本封面

孙峰是何人? —— 沉晦一百五十年的藏书家

◆ 李志希



南宋本《新刊剑南诗稿》,钤“金匱蔡氏醉经軒收藏”、“蔡廷楨印”、“廷相”、“伯卿甫”印,天头批语为宋人手迹

村上哲见是当代日本中国词学研究第一人,其代表作《宋词研究——唐五代北宋篇》(1976)、《宋词研究——南宋篇》(2006)写作时间绵延近三十年,而中译本的翻译出版也历时二十余年,近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全译本(《唐五代北宋篇》杨铁婴译,《南宋篇》金育理、邵毅平译)。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,发现恰能解答作者提出的一个疑问。现略陈己意,以就正于作者及其他读者。

《宋词研究》附录二《日本收藏词籍善本解题从编类》第一种《典雅词》(存十四种,毛氏汲古阁景宋抄本五册,东京静嘉堂文库藏)。

据作者说,静嘉堂文库的这部《典雅词》是归安陆氏皕宋楼的旧藏本,在《皕宋楼藏志》中是拆开作为词别集分别著录的,又不见于后来由日本学者河田熏编写的《静嘉堂秘籍志》中,故“从来不甚为人所注目”。但此本处处有涂改,又有跋尾云:

“此书抄误处,俱用粉抹去而纠正之,今渐脱落,故重为涂改一通,又列其字于本行之上方,可云万无一失矣,间有全字脱去,而无从识者,则表红△于其字之畔以别之。同治己巳孟夏廿日,孙峰记。”

作者照录完这则跋文后论曰:“不知孙峰是何人,俟博雅指教。”现